

青

● 徐虹 著

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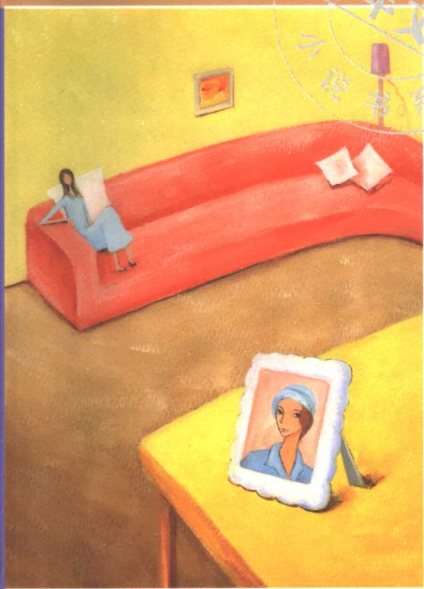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晚

青春是一种病，我们都处于不可救药的晚期

期



复杂、多义、混沌、内省、柔软

女性的困惑与伤感

人性深层的隐秘

于平凡中突显奇诡，于寻常中体验震惊

青

● 徐虹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春

晚

青春是一种病，我们都处于不可救药的晚期

期

复杂、多义、混沌、内省、柔软

女性的困惑与伤感

人性深层的隐秘

于平凡中突显奇诡，于寻常中体验震惊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晚期/徐虹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青年文学》小说书系)

ISBN 7-5006-6000-6

I. 青... II. 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036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64465112 营销中心电话: (010) 64065904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60 × 1280 1/32 7.25 印张 2 插页 173 千字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16.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84047104

诡异的花朵(代序)

徐小斌

不知为什么,每每读到诗人聂鲁达的一首小诗,便会想起徐虹:

夕阳用它微弱的光芒将你包裹
沉思中的你,面色苍白,背对着
晚霞那衰老的螺旋
围绕着你不停地旋转

一个被诗人几笔勾勒出的正处于青春晚期的女孩,忧郁,内敛,沉潜,淡定。看似脆弱,实则坚忍——如幕帘后的一簇旺炭,光晕朦胧,却燃烧着烫人而持续的不熄灭的火。

徐虹的小说集《青春晚期》令我惊讶:在媒体的尘埃里生长的徐虹似乎是一个异数,她的小说如此地文学,如此地诡异与精灵,如此背离这个粗糙的欲望化的时代,令人不能不关注她的灵魂,追问她灵魂的来路——我仿佛能感觉到她灵魂的硬度。她的语言方式也正是我所喜欢的鬼魅与瑰丽。

十年前,女孩徐虹以最安静与最正常的方式,穿淡粉衣裳,妩媚地进入了我和文学的视野。当时,正是文学的所谓“巨型话语”被解构的年代,那是从一段悲惨历史中接踵而至的神话。此前的文学人充满了创造历史的热望,每个人的倾诉似乎都必须与时代精神重

叠。否则,我们就无法听到他的声音。在文坛,自我设想成了历史的主体,却因缺乏主体话语而使能指与所指、主体欲望与个人记忆无法弥合。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父权制所确认的中心化价值体系陷入危机之后,真正个人化的女性话语才悄然出现——徐虹正是在父权话语萎缩与女性话语强盛的交接时刻,狂热而郑重地工作起来的。

十年后,女孩徐虹进入“青春晚期”(或许所有有灵性的男女都处于青春的晚期罢)。她以著名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来娜·西苏所描述的“飞翔”姿态闯入文坛的瞳孔。徐虹在文坛的诞生没有盛典。她的洗礼,只是为我们奉献了处女作小说集《青春晚期》。这是一本颇有价值与潜质的小说集。徐虹的创作与女性主义的立场互为前因后果——谁知道呢!历史的偶然、历史的巧合、历史的错位,在徐虹的诞生与她的成长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们永远是阳光下盲目而愚钝的行者。他们看不见大时代的普通人发生在内心的惊心动魄,更看不见两个普通的女孩子貌似平静的生活中暗藏的玄机。《青春晚期》即结集了关于她们的五段故事。徐虹笔下的女性们奇诡,时髦,感伤,温暖。她们永远是这个信任危机时代的惊弓之鸟。“她们自恋地站在故宫暗红的砖墙边上,身体前倾,双肘向后抵住鼓鼓的大门钉,头扭向一侧眺望远方的天空。飞檐上的怪兽张牙舞爪,制造了时空颠倒的惊愕”。这便是徐虹笔下新世纪女性的经典画像。

以我看来,作为一个青年写作者,徐虹的起点颇高。我对“分裂”和“魔幻”的题材一直偏爱,因而在她的小说中,我还是最喜欢《我和病人的秋日午》和《夏日姐妹》。前者构思奇巧,写了女性心理病人与男性心理医生之间的纠葛。病人自述了她侵犯别人的故事,大夫却认定她是一个妄想症患者。最终的结论是,人们按照敌人的模式不断修正自己,在内心谋杀自己,日趋刻毒与邪恶。而病人们,病因

只是因为他们更期待正常。“带着这个评判看一看路人,就觉得这世界上满是荒诞的逻辑”。而《夏日姐妹》分身为两个女性,界限的消失使貌似对立的两极融合在一起。这让人想起埃舍尔的画,一对僧侣上楼,另一对僧侣下楼,但是你忽然发现上下楼的僧侣实际上是同一队人。又如巴赫《音乐的奉献》,利用“无限升高的卡农”——即重复演奏同一主题,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变调,使得结尾最后能够平滑地过渡到开头。这样的小说可以更加复杂、多义、混沌,因而也更容易抹去虚幻与现实相接的所有痕迹。

主人公“风子”似乎是徐虹的一个情结,而“我”似乎是分裂出来的另一个“风子”。或者说,她们只是一个人的两种形态,徐虹潜伏在她们的身形里默不作声,自己与自己之间不断地在制造误会——恰恰是这种分裂的状态萌生了真正好的作品。过去是,现在是,以后永远是。

在这一点上,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她内心的来龙去脉。我曾在一篇随笔中写道:自己的世界有如一面魔镜,它似乎是自己的真实写照,然而又全然不是。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不真实的,人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在制造一种骗局,一种把自己也骗了的骗局。走入那面魔镜是自欺欺人的开端。可怕的是,通往魔镜的通道有去无回。那面魔镜,实际上就是个人心灵的秘密通道。现在,我似乎可以看见漫不经心的徐虹,一手拿着“灵性”的钥匙,一手握住“洞察”的把柄,在秘密通道的入口处流连忘返。

毫无疑问,不敢拷问自己灵魂、审视自己内心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写自己,那么即使他是一口富矿也必定会被穷尽——女性文学的呼喊与细语留给了我们一个两难困境,但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提示:找到一个把自己的心灵与外部世界对接的方法,这样可以使写作不断获得一种激情与张力,而不致于慢慢退缩和萎顿。这就是所谓第三条道路——我们在博尔赫斯、马尔克

斯、卡尔维诺、罗伯格里叶及一些当代作家身上发现的那种穿越时间与空间、虚构与现实、上帝与魔鬼、此岸与彼岸的本领。这种穿行使他们达到了一种出世与入世的自由转换。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渴望自由与逃避自由这两种人类需求的主动权把握在自己手中。

《青春晚期》虽然只是徐虹的处女作，却已经昭示了她卓尔不群的文学前景：“姐妹情谊”正是真正意义的女性写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复杂、多义、混沌、内省、柔软……女性的困惑与感伤，人性深层的隐秘……在她的小说中不断被表现出来，令我们从平凡中读到奇诡，从寻常中感到震惊——这一切文学品质，使她已不同于这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作家。

尽管世界进入了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但文学依然是有希望的。正如埃来娜·西苏所说，“希望”正是对写作的另一个命名，这一命名将把我们载向我们自身无法达到的境界。它的纯粹，它那象征性然而又相当具体的力量，它的宿命感，使它成为世上最美丽的语词，然而它并非语词。它只是一声叹息，或许还是一片遗憾的道白。

全部的文学史无疑是一个“大浪淘沙”的历史。我们可以试想，被海洋或者河床雪藏着的石，在水的不断击打下，偶尔发出昂贵的声音。那正是它本身那种痛苦的高贵、残酷的美丽，它需要坚忍，需要沉默，需要把一切浮华置之度外。这其实对于当代写作者们是一个终极考验。

我相信我所认识的徐虹，是可以做到的。

是为序。

2004年10月

美国

徐虹 著

QINGCHUN WANQI
青春晚期

目 录

诡异的花朵(代序)徐小斌 1

起风了 1

年轻的他年轻的她，正走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的一条老街上。那条街方圆多少里都是黯淡的北方灰。旁侧的老房子被推倒重建，拆旧翻新，散落在地上的旧砖石登时成为断壁残垣。偶尔，一只流浪的猫一道白光一样闪过——这是城市里最惊险的情节了。都市里的村庄就是这样产生和消亡的。

青春晚期 49

这个疯狂的年代没教会我们别的，但起码教会了聪明。我觉得我正在动手杀死我的感情。那感情像一个无意间孕育在身体里的无辜的孩子，但我却不能让它存活下来，必须亲自动手，消灭我的骨肉。念一及此，我回脸尖刻地笑道，我觉得你是个聪明人。说完不合时宜地笑了。

我和病人的秋日下午 97

每次我推开卫生间的门看到她手执一把剃刀，坦然地修剪自己，就难免五味杂陈，百感交集——到底是谁发明的婚姻呢？结婚就是与一个人合作到底的终生职业，连兼职都不可以！而那些针对于婚姻的冷冰冰的法律，不过是多年以来公共意识的积习，由一些不知姓名的人发明、修订和完善。他们陆续死了，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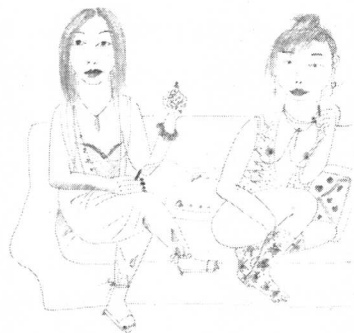
你必须得尊崇着他们的意志活下去。

十二夜136

风把她的头发吹成了一个张翅的黑蝴蝶。他不知道她是不是一个人，她也不知道他。其实他们的谈话正触及到一个话题边缘，谁也不掀开谜底。就像是两个人角力，看谁最先把对方逼向一个未知的边缘。但真正看到了那个边缘，两人又同时返身往回跑。

夏日姐妹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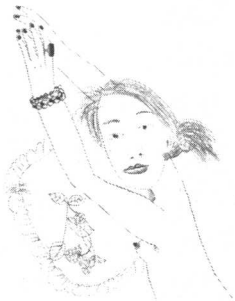
漂泊途中的无惊险的岸，已经找不到了。我仿佛看见多年以前的夏日，两个女婴的蒙昧的睡眠。两个人侧身朝向相同的方向，后面一个人的手臂搭在前面一个的肩臂上。那是两张睡熟的处女的脸，面容安祥，睫毛卷曲——这时候太阳快沉落了，可我还是朝远处看，希望看到一场恋爱的绝唱。



徐虹 著

QINGCHUN WANQI
青春晚期

起风了



年轻的他和年轻的她，正走在上世纪 90 年代北京的一条老街上。那条街方圆多少里都是黯淡的北方灰。旁侧的老房子被推倒重建，拆旧翻新，散落在地上的旧砖石登时成为断壁残垣。偶尔，一只流浪的猫一道白光一样闪过——这是城市里最惊险的情节了。都市里的村庄就是这样产生和消亡的。

从很远处，传来北京西单电报大楼的钟声。它像是刚刚睡足了醒来的孩子，看着四周没人，自顾自“当当”叫嚷起来。这时黄昏的太阳正透露惊人的橘红色，把来来往往的路人的侧影也给染红了。他们的某一只眼睛里，正是赤色的恍惚。

那一伙人在餐厅大堂的硕大的冰雕一样的吊灯下面倾斜站立。安子大高个儿，手插着裤兜。他重心放在一条腿上，另一条腿打着晃。小崔来晚了，她从门口迂回着走过去笑道，谁招惹你们了，在大堂中间发呆？！小郝不知就里地哑着嗓子一指边上的风子嚷，这种人，刚来就要走……说得他们几个人的脸都同时转向了风子。

那个叫作风子的女孩子穿件蓝碎花的中式棉袄，领口是鲜亮的洋红色盘花扣襟儿。她头发中分，两边各别一个黑卡子，像是哈德门香烟的广告画。现在却跟谁赌气似的一言不发。小崔遂以一个经多识广的女人姿态拉起她的手，笑道，要走就走呗！别理他们——天下大事虽多，到头来还是自己的事最重要哇。

风子静默地看了她一眼，没有说感激的话。随后她孩子一样鼓起腮帮，在瞬间瞥一眼安子。那是小小女孩的任性的一瞥，可惜她已经不再年轻了。眉毛皱起的时候，倒像一双毛糙的老人的眼。风子笑道，可是你们逼我说的实话啊，她眼睛的焦距模糊了他们的脸道，我要跟着那个人去南方了！风子的话正像点燃一挂鞭炮的火星，四周几个人的眼神相互碰撞，爆出“劈里啪啦”一阵滥响。安子被炸得一时没了声息。她就在一阵连响声中，蜿蜒迤逦地蛇状消失。

那天晚上他们几个老规矩，在酒吧拣一个窗边的桌子坐下。夜很快到来。当时的背景是灯红酒绿和来来往往挺拔艳丽的美女。小郝忽然道，瞧这个人像不像风子？大家同声都说像。然后他们热热闹闹地谈论起风子，他们毫不避讳安子的心。到南方去的女孩子，也未必全都堕落！小郝继续忙碌着白得黑少的眼珠道，说不定人家混得不错呢。小郝说话总是冒。他们几个都没理他。安子没头没尾地说声操，也没人接茬儿。这个时候他们都变成溢彩流光的霓虹灯，浑身上下闪烁着怪异的光环——脸是蓝的，头发是红的，肢体是绿的，身上是透明的橙黄。

风子那天没有出场，但是谁都看得出零零散散的风子聚集在安子眼神里。总得有三四年了吧，风子一岁一岁地长，他的心一点一点灰下去。仿佛她的每一次成长，都会不经意地把他的心烧糊一小片。在零零散散的回忆中，安子眼神把无数个零零散散的风子聚拢，经过组合的风子就鲜活起来——年轻的他年轻的她，正走在几年以前的北京的一条老街上。那条街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北京的街，方圆多少里都是黯淡的北方灰。旁侧的老房子被推倒重建，拆旧翻新。散落在地上的旧砖石登时成为断壁残垣。杂草中间潜伏着各种活物。偶尔，一只流浪的猫一道白光一样闪过，留下几声凄厉的叫唤。这是城市里最惊险的情节了。都市里的村庄就是这样产生和消亡的。

他们就曾经在旧世纪的这条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背对着太阳走路，影子被抻成卡通片里不合比例的修长。安子用脚踢地上一块一块的石子土粒。踢远了，走过去，像足球队员罚点球那样，姿势停留在某个造型上起脚再踢，踢过的痕迹是扬起的尘土。风子跟在他后面，漫不经心地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短发被风吹得四散。细长脖颈显得有点向前倾。胸侧微小的起伏，把衣服撑起几条纵向的皱折。

……你去过五台山吗？上次我们去还真不错，除了脏点也没什么别的不好。安子在踢石头的间隙喘口气，问她。

没有。不过山西去过。

那黄山呢？黄山也不错，风云变幻的，就是人多点儿。

那次出差差点去，后来还是没去成。

崂山总去过吧？青岛这么近。他说。

青岛、烟台都去过了。崂山算是路过——不过等于没去……

按照安子的心性，正想嘎嘎嘲笑她，但止住了。他们俩不过是刚刚认识的同事，还没有熟悉到一个笑话另一个的地步。恰恰他们沉默的时候边上几个放学的孩子呐喊着狂奔过去。其中一个上衣扣子错位了，双肩背包把衣服勒紧，眼睛里透出股认真劲头，跑起来肥实的脸蛋儿花枝乱颤。孩子们相互踢打着呼啸而去，却帮他们笑出声来。

安子立刻嘎嘎笑出声来，粗声大气说，那你毕业这几年不等于白过了？

风子笑道，嗨，别说这几年，就是以前 20 多年，还不是跟白过一样。

怎么深刻得跟哲学系主任似的？

可不白过了？她翻翻眼皮笑道，反正成天胡吃闷睡，加上看点没用的书，管一些乌七八糟的人胡乱叫几声老师，一下就成人了呗——小时候我管 20 多岁的人叫阿姨，还以为她们有多老呢！

你倒真早熟，还没开始长呢就嫌自己老了……

那天大概是黄昏的时候开始起风的。地上的尘土、雪糕的包装、塑料袋和废报纸在角落里打着旋儿，空气中飞沙走石。他们的话也像是被土粒撞飞了，没有再连成整句子。报纸上管那样的天气叫作“沙尘暴”。后来安子回想起来，他们的第一次谈话本应该风和日丽，

她人并不美，小尖脸，眼皮也
不是双的，只是黑白分明，
总带着惊讶的表情。



花好月圆，然而却乌云翻滚、飞沙走石的——像 50 年代一部部老电影里的艺术手法，预示着某种严重的危机。但那个时候的他们年轻得什么后果都来不及想，更来不及想未来的征兆。

那是第一次，安子下班的时候在地铁里遇见她。彼此看着都不讨厌，就点了个头，打了招呼，胡乱说出几个单位同事的名字。他们走出地铁，安子买张晚报，马马虎虎地走一段路。他也没打算送她回家。他是一个有家的人。以他的身份，在女孩子面前总得有一个禁忌。他终止于礼貌的极限。忽然起风。在公共车站慌乱的人丛中，风子被粗暴拥向进站的公交车。有个女人用纱巾裹住头脸。那头巾的图案中，橙红与棕黄暗中交接，火舌乱窜，脸上上演了荒诞的戏剧。几部自行车的行进受到风力严重滞阻。无轨电车脱线了，司机手扯住两根电线仰头和天上的线路对缝。近处，远处，都有人匆忙跑过。街道中立时显出兵慌马乱的现象。

安子一手插在裤兜里，肩膀摇晃着走过去一把拽住风子。他大步走路时肩膀晃得厉害。风子回过头，张着眼睛——她人并不美，小尖脸，眼皮也不是双的，只是黑白分明，总带着惊讶的神情。她很快屈从于他眼神的威势，跟着他回转身。两个人出现在路边。一辆出租车，装下那个衣角裙摆四处飘扬的狼狈的风子。安子塞进司机手里什么风子倒没有看清，她只在汽车走远之前飞快地回头，瞥见人丛中，安子的头发被狂风逆向撩起。

2

第二天中午，她上楼到他的办公室。他们本在外专局下属的一家对外发行的杂志社里，他比她早来了三四年，似乎已有升迁的迹象，办公室搬到楼上去了。风子才刚刚调来两个月，单位的电话总机

刚刚记清，对人对事完全的浮皮潦草。她们三层的翻译部门十几个人全是老同志。和风子一间办公室的老汪是5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向来喜欢掉书袋，像“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类的句子，常常在毫不相干的事件后被他说起。或者“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也是他声张对仗严整的经典范例。这在风子听来倒十分精妙。风子以前是师范大学的西语助教，从来都是她在学生面前拿腔作调的。对于这种酸腐的教师作风，倒是很熟悉和理解的——人家不求张扬什么，就显摆一些学问还不行么。用风子的话讲叫作“我刚离开了一帮见书就呕吐的小家伙们，终于和一帮吃书的老家伙混在一起了。”

这座办公楼还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式建筑，高大，结实，米黄色的六层楼，楼梯宽敞得很。装饰不多，只在走廊的拐角处十分细腻地浮雕着一簇花。院子里停满自行车。后面是平面松柏。按照坐奥迪车的领导的话说，广告处的同志们已经先富起来了，年轻人加油干还是很有前途的。

这两个人无非是一个单位里的两个年轻同事，没说过几句话，谈不上多么熟悉。但是年轻就有这点好处，像是在一堆心有城府的大人中间的两个玩耍的孩子，未必多么要好，却有一种天生的亲密。

风子推开办公室的门。一个人刚好抬头，和她点头打了招呼。路过的同事手臂间夹着卷宗匆匆而过。他们看见一个纤瘦的年轻女孩子留海遮了眼睛，穿着蓝圆点子的长袖布衫，外面套件灰色的毛线衣，短及膝盖的呢裙子，却并不知道她叫作风子。一个同事还居然跟安子挤了眼睛，以上海口音道，单身青年就是好，总有女青年来找。风子伸手攥着一卷钱放在安子桌上。他原先还好好地坐着，现在人往后仰，腿伸长了，以椅子的后两条腿支地，前后晃动着自己，仰头笑道，你这是干嘛？